

談 一 談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社會變革的動力

· 文 治 ·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有些人說：「香港今天的一般生活水平已比過往的中國高多了，物質文明的進步，變革便不需要了！」我認爲，這種說法是不對的。

首先，我們要看看今天香港的物質生活是否比舊日中國高出很多。其實這點是用不着懷疑的，也已是人所共知的事；根據統計數字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，其國民總產值僅得一七〇億美元，以四億八千萬人口計算，平均每人每年所得爲三十五美元，即二百港元左右。而今天香港人的收入要十倍於其上，其間相距確是相當遠的。當然，我們還要顧及物價的發展，但它不能改轉到今日香港與舊日中國物質生活懸殊的客觀事實。

承認了物質文明的進步，我們再看社會動蕩，變革與這一進步的關係。我認爲變革，也就是貧富對立的發展，是與社會財富的發展相互配合起來的。物質文明進至一定水平，才產生社會上的貧富對立和與此伴隨而來的鬥爭；而鬥爭的結果，也將隨着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而消滅了貧富對立和鬥爭本身。但在這產生與消滅的過程中，鬥爭是必要的，也是必然的。在每個不同的歷史階段，社會生產力（物質文明）的水平也有不同，社會動蕩和變革，却一直史不絕書地出現。假如說，今天香港市民已廣泛地享有收音機，而過往則不能，相形之下要求可以滿足了，因而不可能產生積極的變革要求。我看這點不能夠成立，在理論上必然產生可笑的矛盾現象。今天工人有了收音機以至雪櫃便「消失了」變革要求，那麼古代的奴隸主豈不是有高度的革命性了嗎？他們連玻璃樽也當作罕世珍品，我們豈非比當時的貴族更「尊貴」？中世紀皇帝的「龍床」也不過木製，今天若干工人却享有彈簧床，那麼封建主

的革命性豈不在工人之上？這些都祇能是笑話！當然，若就一定的角度來看，今人勝前人，但却不能當作變革要求的標準。我們一定要注意到同一時代，同一環境裏的貧富矛盾——社會對立才是變革，動蕩的根源。

奴隸時代，從某一點來看，奴隸主，貴族的物質生活雖比不上今天的普通人，那時沒有風扇、汽車之類，但他們却是那個時代的剝削者和統治者，他們有豐富的由奴隸們生產的食物，他們有廣闊的由奴隸建築的宮殿，他們不勞而獲，而佔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則終日勞動而衣不蔽體，處在飢餓的，被當作工具的悲慘境遇裏。封建時代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也是一樣，地主、皇帝雖不可能享有電唱機和電燈，但他們操縱了社會的經濟命脈——土地——「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錫之地」。由此可知，造成社會動亂，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在內的貧富矛盾？即同一歷史場合裏的社會對立。

資本主義社會既建築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上，這個階級矛盾的發展便祇有造成工人要求變革的事實與趨勢。馬克思會將工資與利潤比作兩座房子，工資是小房子，利潤是大房子，二者都在增大著，但利潤的增長速度在工資之上；因此名義工資（貨幣單位）以至實際工資（購買力）雖然增加了，但相對工資（與資本家的利潤比較）却減低了。小房子雖是增大了，但較之增大得更快的大房子來說，它是縮少了。因此得出工人生活不斷相對下降的結論。（見「僱傭勞動與資本」），工人爲了改善生活（這是必然的），一定要求加薪，這就不可避免地與資本家展開面對面的鬥爭。歷史的事實是這樣：經濟鬥爭結果祇

有促成政治革命。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既然存在，工人運動和階級革命都是必然的發展——今天美國的工人，即使最低下的黑人工人，也有一半的家庭收入每年在三千美元以上，即每月在二千港元以上，比香港一般工人收入高達六至十倍，但他們有因物質生活提高而「消失了」革命性嗎？沒有。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香港的貧苦工人，而是每年從他們身上擄取數以千萬億元計剩餘價值的大資產階級，壟斷財團和種種因素造成的歧視。比如美國「通用」汽車公司在一九六五年的盈利便達二十一億二千六百萬美元，這些利潤正是從廣大工人的勞動中剝奪過來的。階級矛盾，才是造成社會變革的基本動力——美國的黑人暴動不但帶有鮮明的工人革命性質，而且可以說，那就是美國工人最大規模，最激烈的政治運動！

在香港，工人生活雖比舊中國有了提高，但每月也不過拿二百元至三、四百元左右；看看資本大老爺們：比如「油蔴地輪船公司」，一九六六年盈利一千二百三十八萬七千元；同年獲利四百萬元以上的大紗廠也有六家……至於外國大財團，特別是英國壟斷資本的滙豐銀行，它控制了香港的經濟，控制了香港大部份的生產資本，控制了部份其他的華資金融機構，像恒生銀行已成了它的「子公司」。總言之，政治上的殖民主義基礎就是經濟上的壟斷資本掠奪。工人們在這些侵略者和剝削者面前，每月三百元工資算什麼？滙豐銀行每年的利潤高達七、八千萬元呢！

祇要有階級矛盾，有貧富懸殊，有剝削，有社會對立，便一定有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的反抗，便一定有社會變革！

何況上述工人種種生活情況，是在經濟景氣或危機還不太嚴重時的情況，一旦資本主義自身存在的矛盾以不景氣，危機、恐慌等形式惡劣地表現出來時，工人便連溫飽也成問題了！暫時的景氣助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部份工人中的改良主義傾向，這是應該承認的事實，但改良主義畢竟祇是幻想，因為客觀形勢的發展，特別是周期性資本主義危機到來時，這個幻想便要歸於破滅。最後會使工人們知道——改良主義不可能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唯有依靠自己，依靠勞動者固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將命運操縱回自己的手上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資本家的若干個別的、枝節的、暫時的或表面的讓步上、改良上——才可能獲得自身的解放！

編者按：我們正處在要求改革及爭取合理權益的時代。特選登二篇文章，讓同學們對當前的工運與學運有所接觸。當然，二文只代表作者個人看法，並不代表隊或編者的意見。

